

<<二五年华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二五年华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5418950

10位ISBN编号：7505418955

出版时间：2008-5

出版时间：朝华

作者：虫鸣

页数：34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二五年华>>

内容概要

25岁的沐阳成长于一个传统家庭，将婚姻视为人生的必经过程。

仍是单身的她，在繁华的异乡没有一个安身之所。

惶恐之余在朋友的婚宴上邂逅了适宜的结婚对象柏云舫——这不是王子与公主的邂逅，云舫被她视为救命稻草；而她，则被云舫当作成功的阶梯。

沐阳的幸福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。

当她即将与云舫步入婚姻的殿堂时，却发现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。

然而她能抛开往事，投入英俊上司王介桓的怀抱吗？

她不过想要一个安定的婚姻，命运却让她希望破灭。

条件平庸的她，被烙上了更多难以出嫁的印记。

当她从地狱挣扎出来，抱着独身的念头坚强生活时，幸福也不期而至！

<<二五年华>>

作者简介

虫鸣，生于80年代，懒虫一只。

喜欢写些生活的辛酸无奈，也有温馨动人的场景。
始终习惯以客观、冷静、理智的立场去讲述每一个故事，并用朴实的文字，力图赋予笔下每个人物以血肉灵魂。

龟毛个性。
使得行文时细节着墨甚多，结局往往设定为皆大欢喜。
乃俗人，写文目的只为了创造一个美妙幸福的幻境。

最后，至关重要的一点，老师曾这般夸奖虫子：是个老实的孩子！

<<二五年华>>

书籍目录

水泥森林中的多萝西——《二五年华》代序卷一 缘分只是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卷二 恋爱或婚姻都不能一劳永逸卷三 分手竟然是爱情唯一的生机卷四 承诺了，结局是否皆大欢喜？卷五 幸福降临的同时，也附赠了痛苦卷六 未来不可预知，那么就珍惜现在《二五年华》经典语录嫁与不嫁，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

章节摘录

缘分只是在恰当的时间出现 不知不觉，竟然二十五岁了。

两年前被男友抛弃算是一桩惊天动地的事儿。

沐阳的生活还不至于独来独往，如今有两位好友同在一个城市。

二十五岁没有男朋友的女孩子一大把，心里不着急的却少得很，爱面子的顶多也是嘴上逞强。

要说沐阳最擅长的就是观察周边的人——年龄在二十七至三十三岁左右的男人。

单凭几眼扫去，便可以过滤掉一批结了婚或有女友的男人，然后是寻一夜情或长期性伴侣的男人，再去掉经济实力不够的，也就剩一两个符合要求的了。

但这一两个男人她总是没胆量去结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。

沐阳胡思乱想着，包包里的手机响了，接起来听，是韩悦。

“ 佳佳要出差？

” 她的神情更加苦恼了，“ 我喝酒不行，你找其他人，伴娘的责任重大。

” 而且据说伴娘一辈子只能当三次，多了就嫁不出去，她已经牺牲过两次了。

“ 你别求我呀，找别人嘛，我又不能喝酒。

” 她还是答应了，韩悦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月了，佳佳借了他们一笔钱，才急忙准备了这场婚礼，一切从简。

短时间找不到别的伴娘，她不能为了一个传言使好朋友结不成婚。

韩悦的婚宴上，沐阳是伴娘，全场的单身男人都会多看她几眼，说上两句话。

这是个难得的机会，沐阳却不抱希望——周亮与韩悦置办结婚酒席是借的钱，来的都是些同级别的朋友，估计也不会有适宜结婚的对象。

但她偏偏在这场婚宴上认识了柏云舫。

云舫是周亮的上司，一家小型贸易公司的老板，二十八岁。

整个公司只有七个人，但据周亮说，他们公司每年的营业额均保持在一千万以上。

利润按10%算，他个人的年收入也有六七十万。

这样的条件对沐阳来说高了些，她相信柏云舫不会看上自己。

然而，当天她还是留意了一下云舫。

印象深刻的是他鼻梁上架了副灰框眼镜，气质斯文内敛，反倒让沐阳忽略了他的相貌。

不过，她记得他的身材瘦削，很容易让女人心疼的那种。

巧的是前男友程江林也从上海回来，赶上好友这场婚礼。

沐阳陪着韩悦敬酒，到他这桌已经有点儿头晕了。

她醉醺醺地看着程江林脸上的青春痘没了，黝黑的皮肤倒是很干净，细长的眼睛因为假性近视，还是习惯眯成一条缝地看人。

他的手搭在旁边一个年轻女孩儿的肩上，向沐阳介绍，“ 这是我的女朋友。

” 沐阳彻底醉了。

都说醋能醒酒，她心里酸得不是滋味，头却越发昏沉，耳边闹嚷嚷的。

她明白心里发酸是因为嫉妒。

程江林负心抛弃她去了上海，凭什么他可以交到新的女朋友，她却是孤单一人，仍然给人当伴娘？

凭什么？

她心里一直问着，然后到了云舫那桌。

她清醒的记忆也只到那会儿，后来的事是韩悦告诉她的。

云舫刚站起身，她轻飘飘的腿就再也站不稳了，身体直直地朝他倒去，不省人事。

伴娘晕倒，许多客人围拢过来，周亮用恳求的目光看向伴郎，但伴郎把目光移到了女朋友身上。

云舫当即拉过周亮，在他耳边道：“ 这是你的同学，你若是信得过我，我就先把她送到楼上客房休息。

” 周亮当然说信得过。

云舫便打横抱起沐阳，跟着服务员往酒店的前台去了。

<<二五年华>>

事后韩悦总问沐阳：“你那时是不是装醉的？”

” 沐阳起先否认，韩悦问的次数多了，她自己也开始怀疑，也许她醉过去那会儿，还真是下意识地往他怀里倒的。

她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，睁眼就见到一个男人坐在书桌前玩电脑。

她连忙坐起身，环顾整个房间。

她把酒醉前的一些回忆也拼凑起来，心想应该是醉后别人将她送到客房的，或许之前是由其他人照顾自己，别人有事离开，他便来接手了。

当然，也可能是谁都脱不开身，他一直照顾她到这会儿。

云舫听到动静，抬起头微笑道：“你终于醒了？”

” 沐阳感激地回了个微笑，“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”

” “倒没怎么麻烦，你好点儿没？”

” 云舫拿起杯子，走到饮水机前先倒了点开水，把杯子烫了一遍，才接了半杯水递给沐阳。

“好多了，谢谢。”

” 她双手接过水杯，想到自己还躺在床上，便有些局促地问道，“对了，韩悦和周亮在哪儿？”

” 云舫看看腕上的表，笑着说：“现在是凌晨两点，你说新婚夫妇这时候该在哪儿？”

” 话落，他见沐阳先一愣，而后表情错愕又有些恼人的样子，不由得笑出声来。

沐阳也觉得自己问了个蠢问题，一时接不上他的话，跟着干笑两声，便低下头喝水。

偶尔偷瞄两眼站在床边的云舫，她发现他的皮肤算不上白净，接近麦色，但轮廓深刻，五官细致，算得上俊秀。

他的身高应该超过一米七五，整个人看起来瘦削、线条硬朗，一副灰框眼镜恰好平添了几分儒雅——应该是个有修养的男人。

水杯见底，沐阳不得不抬起头来，找了个话题，“你一直在照顾我吗？”

” “也有其他人来过，看你睡着了，正好他们也有事，就离开了。”

” 云舫从她手里接过空水杯，又接了杯水给她，便双手交叠在胸前问道，“饿了没有？要不要出去吃点儿东西？”

” 他这样一问，一天几乎没吃什么东西的沐阳立刻感觉到胃空了，肠子也像打结般隐隐作痛。

她想是该吃点东西填填肚子了，正要回答，突然想起来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名字，免不了俗套地说：“我是韩悦的朋友李沐阳，请问你是？”

” “我知道，你也是周亮的高中同学。”

” 云舫顿了顿才道，“我叫柏云舫，周亮的同事。”

” 沐阳神情恭敬地望着他，然后道：“哦，你就是周亮的年轻老板！”

我经常听他提起你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来照顾我。”

” 云舫仿佛看穿了她在想什么，用食指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“我跟公司的同事下班后都是朋友般地相处，你不用一个劲儿地不好意思！”

” 他转身走到笔记本电脑前，按下关机键，“走吧，出去吃点东西。”

” 时间很晚了，这个城市的治安并不好，她又饿了一天，让个男人陪她去吃东西，即使她有私心，也是名正言顺的。

她客套两句，便掀开被子下床，去卫生间洗漱了。

卸妆后，她换了张清水芙蓉般的脸出来。

云舫这才看清她的样子：皮肤是少见的细腻白皙，削尖的瓜子脸，眼睛不算大，却犹似黑水晶般颇有神采。

她算得上清秀了，云舫心想，她全身上下最吸引人的地方，除了眼睛，便是她文静娴雅的气质。

单凭这点，便让他对她生了些好感。

两人下楼，坐进云舫的黑色别克，沐阳坚持要把房费还给云舫，云舫怎么肯收。

两人便为了三百块钱推来推去。

云舫有些不耐烦了，把钱扔回她腿上，“你要是心里过意不去，请我吃两餐饭就行！”

” 沐阳原是想，他照顾了自己一天，房费还让他付太说不过去，还钱也是在情理之中。

<<二五年华>>

但他这一推搡，倒显得自己俗气。

况且刚才两人拿着三张钱扔来扔去，也难堪得很。

看着沉着地发动车子的云舫，她脸上竟然莫名其妙地起了几分羞惭之色，只好讪讪地收回钱，说改天一定请客。

云舫提议喝粥，说热粥可以暖胃，沐阳只答随便，她在外人面前向来没什么主意。

凌晨两点，对于两个生活都极为规律的人来说，要找间粥铺也不容易。

快三点时，沐阳便说算了，随便吃点什么就好。

云舫直摇头，“你一天没吃东西，又喝了酒，最好是喝粥。

” 市区没找到，云舫开车到郊区，终于在镇上找到一间露天粥铺。

粥铺很简陋，用三色布在人行道上搭起了大棚户，摆了十几张四五人坐的折叠圆桌，昏暗的路灯照下来，桌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反着光，蓝色的塑胶椅凌乱地摆着，桌底下堆放着用过的纸巾和一次性水杯，满地的污水漫延到街上。

沐阳皱了皱眉头，这地方真脏。

云舫洞察到她的不情愿，推着她走到一张桌子旁，“这么晚了先将就着，再耽搁下去，恐怕连这家粥店都要打烊了。

” 沐阳怕他以为自己娇气，嘴角弯起笑容，落落大方地坐下来，“这种地方也不是没来过，没什么的！”

” 店里的伙计倒了两杯水上来。

他们商议后点了一锅虾粥。

云舫抽出纸巾，在沐阳面前的桌沿来回擦拭，直到纸巾上没有黑垢了，才动手擦自己的。

他细心得很，擦完桌子又给她洗刷碗筷。

粥端上桌，他先盛了她的，再向伙计要了个碗，把剥开的虾壳扔在碗里。

沐阳看邻桌的虾壳堆成小山，汤汤水水洒得满桌都是，在那样的桌上吃饭，再怎么饿也没胃口了。

她又回头看着埋头喝粥的云舫和整洁的桌面，不能否认她是有些受宠若惊的——在这样一个小摊上吃东西，少有男人能体贴地给女伴拾掇出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。

这个男人应该是很讲究的，她心想。

其实云舫并没有什么讲究，只是因为他看出沐阳的嫌恶，所以尽量打理得干净些。

但沐阳不会想这么多，她只好好奇这样一个修养好、细心体贴的男人有没有女朋友？

事实上，她也问了他，云舫摇头，说明了自己单身。

接着，她也问了他没交女朋友的理由。

她想他的回答可能是事业太忙，或者是没有遇到合适的。

男人嘛，不都是这样一口说辞。

但云舫云淡风轻地答道：“这很正常。

” 她不能再追问了，也觉得没必要知道答案。

只要他还是单身，她心里也就够为此暗喜的了。

喝完粥，云舫把她送到楼下，待她到家后，又打了次电话，确认她安全了才驱车离开。

这晚，沐阳没有睡觉。

天很快就亮了，几颗残星缓缓隐退。

她毫无睡意，躺在床上回顾两人相处的点点滴滴，越想得多，她便恨不得把以前的二十多年统统涂掉，变成一张清清爽爽的纸，卷好绑上丝带送到他手上，让他蘸墨画下第一笔。

二十五岁的沐阳痛恨格子。

来这座以移民为主的城市三年了，每日入眼的即是格子——格子般的公寓，格子般的窗户，格子般的办公间。

她毕业后就来了滨海市。

这个城市与她同岁，是个崭新而美丽的城市。

这里挤满了和她一样的年轻人，这里有蔚蓝的海，绿影婆娑的棕榈林，亚热带季风气候，高楼大厦。

<<二五年华>>

同时，这里也充斥着恶性犯罪、暴力、一夜情。

这里的年轻男人不相信爱情，但交过很多女朋友；这里的年轻女人不相信爱情，但会爱上一个大自己很多的有钱人。

这里的男人女人相互鄙视唾弃，却又离不开对方，一到夜晚，无论熟识或陌生，照样可以躺到一张床上。

然而，这个城市每年仍会吸引大批初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这里寻梦。

因为这里有许多年轻富豪，他们拥有名车豪宅，数不尽的美女。

就跟买彩票一样，谁都可能跟他们一样，成为下一个幸运者，纵使大多数的投资者是没有回报的，但年轻人总愿意相信自己是幸运儿。

沐阳原是要去上海的，只因比她早毕业一年的男友来了滨海，朋友也都表示要来这里，她未做更多的考虑，便把自己卖给了现今这家电脑公司。

起初是很辛苦的，新进员工都要到工厂流水线上磨炼三个月。

沐阳干的活儿便是终日擦拭机壳上的污渍。

具有强腐蚀性的清洁水浸湿了布巾，沾到手指上，指头火辣辣地疼。

过几天脱皮了，刚长出新肉的指头一沾到清洁水更是钻心地疼。

车间内没有空调，只有吊扇在头顶叫唤。

衣裳每日被汗水浸透许多次，头上系了头巾，闷在里面的头皮湿漉漉的，热得发昏，一阵风吹过来又凉得哆嗦。

正午去食堂吃饭，见了日头就恍惚。

一条线上的女工跟她并不亲热，她是下放基层的干部，女工知道迟早哪天她要来管束她们，不愿跟她走得太近。

那样的日子，唯有到周末才是开心的。

她可以坐上公司的班车，到市区找程江林。

晚上去餐厅吃顿简单的饭，再挽着他的手去繁华的商业街。

虽然那时她的工资还买不起商场里的一套衣服，但只要在人潮中，程江林就会紧紧抓牢她的手，为她挡开行人的冲撞。

她愿意在那样浮躁喧嚣的环境里流连整天，体会那点微不足道的快乐。

她曾这样对程江林说：“每个周末是我克服下周苦难的动力。”

十四周的苦难过去，她被分配到总公司市场部担任商务专员。

管不着那些女工，却是同一批应届毕业生艳羡的职位。

转正后，她搬到了市区和程江林一起住，天天坐着公司的班车在城郊工业园与市区之间往返。

沐阳的性格算是恬静的，工作上只做好分内的事，不抢着出风头，也不犯大错误。

同事的闲聊，她能回个几句，但不会主动说些八卦。

她的外貌也无令人惊艳之处，就像一株抽不出芽儿的水仙，挤在一堆光滑圆溜的石子中，少有人费心神去分辨，更遑论引人注目。

她也很安于平淡。

比她晚来滨海的韩悦和王路佳经过几次跳槽，薪水已高出她许多。

尤其是王路佳，如今已是部门主管，薪资是她的两倍。

好友劝她别在一棵树上吊死，她用一贯恬淡的语气说道：“如果这家公司不倒闭，也不开除我，我会在这家公司养老。”

朋友都以为她与程江林分手后会有所改变，毕竟这是竞争激烈的大都市，不是她家的小院子。

然而，当程江林抛弃她去了上海，她居然在那间小公寓里若无其事地住着。

韩悦问她：“你住这里就不会触景伤情吗？”

她想了想，点点头道：“还真有那么点儿！”

不过，我住习惯了。

在这个流动性最大的城市，她安然地打一份工，住一间公寓，说起来实在是罕见！

可沐阳认识了云舫，便注定了她的日子无法再安宁。

<<二五年华>>

午睡时间，同事都抓紧时间休息。

沐阳抱着小方枕趴在桌上翻手机——云舫并没有打过电话或发信息。她失望之余，又舍不得放下手机，便进入记事本里把父母的生日重新设定了一次备忘录。心里又恨不得有人敲那柏云舫一记，提醒他打个电话来。

最后她索性把手机锁进抽屉里，以防待会儿睡不着又冲着它发愣。她笃信女人绝不能主动，但又怕他把自己忘了。如此矛盾，搅得她几天心神不宁，抱着个破手机当宝贝。

下午比较忙，一会儿就下班了。

坐在她身后的同事秦珍珍邀她去吃饭，她拎了包，顺手从桌上捞起钥匙，便同珍珍去了公司饭堂。

珍珍比她晚一年进公司，短头发，胖墩墩的，小麦色肌肤，额头上定期会冒出几个小疙瘩，缀在修剪得细整的眉毛上方。

她夏天总爱穿紧身的花吊带衫，小腹被勒出几道彩花花的肉圈，性格活泼大方得很。

珍珍是整个部门里最八卦的，而且从表面上看，她跟谁都相处得不错。

沐阳很不喜欢她吃饭时把胖乎乎的手掌搭在自己肩上，而且秦珍珍话多，一顿饭吃到末了，仍是喋喋不休。

沐阳整顿饭颤悠悠地盯着那张涂得殷红的嘴，手下意识地搁在快餐盘的边上，仿佛那样便可以挡去一些唾沫星子。

“沐阳姐，你听说了没有？”

王经理跟女朋友分手了，这几天正郁闷着呢！

”珍珍用勺子敲着餐盘，这是她的习惯动作，沐阳认为她是为自己的八卦做掩护。

“哦，没听说呢。”

”沐阳回答得漫不经心，实际上早就有人告诉过她了。

几天来，她做完事情都不敢逛论坛，或是玩连连看，没事翻出资料这儿写写，那儿改改，装模作样显得比工作还辛苦。

“你没听说很正常。”

王经理的女朋友是我同学的姐姐，我是听同学说起的。

据她说，好像是因为她姐姐洗衣服时，从王经理口袋里翻出了酒店的发票，时间正好是王经理说喝醉了在朋友家留宿的那一晚！

”沐阳终于听到了独家消息，她转过脸惊讶地望着秦珍珍，仿佛是为了鼓励她说下去般问道：“会不会是误会啊？”

或许是别人的发票呢？”

”珍珍的红唇撇了撇，忽然掩嘴偷笑，那笑声就跟老鼠偷了油般“吱吱”作响，“说来好笑，王经理的女朋友还从他口袋中搜出一盒开了封的……那个。”

里面只用了一个，与他跟女朋友常用的还不是一个牌子。

沐阳姐，你明白我说的吧？”

看不出王经理那么吝啬，三个一盒的，剩两个还要留着‘勤俭持家’！”

”
……

<<二五年华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看虫鸣的《二五年华》，行文间有一股生活气息扑面而来。然而在这种生活点滴描摹的架构之上，虫鸣讲述的是一个曲折却浪漫的爱情故事——两者之间竟奇异地和谐。

虫鸣的笔风显见细腻的特色。

在角色之间的转换时，着墨流畅，娴熟适宜。

——安宁 读罢掩卷，心潮久久不能平静，有种被生生扯痛的感觉。

不是虐心，而是一种真实的无力感。

虫子的文字朴实无华，可句句碰触到心灵深处。

沐阳、云舫、介桓、韩悦，似乎就在我们身边。

原来我们离爱情很远，离暧昧很近。

——叶紫 男人的阴谋，女人的爱情，纠缠在一起。

喜怒哀乐，生离死别，似乎都经历过了，最后还能够相知相守，实在是一件很难得的事。

我们都怀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：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——李李翔 虫鸣的文字有尘世的烟火气息，又带有一点儿现实的冰冷。

然而并非彻底的冷。

纠结辗转，最终还是给予希望和温暖。

像乌云过后的阳光，让人终于舒了一口气，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。

——林希曦 他们在现实与猜疑中相爱，忘记了爱情的感觉。

于是幸福降临，失去，降临，又失去……渴望又害怕，需要又排斥。

当饥饿的心灵无法满足时，便抱怨她或他给得不够多，却不知是因为自己付出得太少。

灰色城市中的灰色爱情，却让我们灰色的心灵看到一丝希望！

——正午月光

编辑推荐

嫁与不嫁，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，2008谁来终结你的单身？
未婚女子的感情婚姻“成本论”不可不看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